

光緒順天府志

人物志二十三

光緒順天府志二

釋道

黃岡洪三品纂江陰繆荃孫覆轄

上古

廣成子

周

甘肅

琴高

漢

蒯子訓

陽翁伯

茅君

商君士

宋

晏無竭

北魏

寇謙之

五侯寺僧

隋

慧雲

僧名廬

釋寶嚴

靖嵩

唐

靜琬法師

義淨

夜光

邊洞元

李球

石巨

田道宗

孔存獎

隱峰禪師

智嘉禪師

寶積禪師

普化和尙

馬可止

鳳綱

遼

劉元英

張非濁

釋常在

非覺

殿慧大師

華殿祖師

豆兒佛

金

感禪師

王處一

嚴安

洪源

元

長春真人

宋海雲

萬松老人

善選師

張志敬

尹志平

米四

鄭希誠

張留孫

李居壽

王定演

岳德文

行滿

張道寬

孫德彧

慧月

雲山禪師

明

道衍

邱元清

道士某

周思得

雅爾飛羅密克

癡呆子

雷通

劉道符

尼呂氏

無涅

崔志端

任風子

尹山人

赤肚子

王禿子

李小仙

吳僧眞程

足克戩古爾

僧德賢

陽明

三藏師

虎皮仙

紫柏大師

索諾木納木

痴和尚

明馥

陳祖

乾峰明因寺僧

懶道人

朝承義

鍾了馨

梅志仙

國朝

韓十洲

通傑

樸噶噶

老人

任和尚

克念

宋道人

大懔禪師

智樸

埒雲

楊和尚

劉侃子

明乾

劉翁

曹侗

李大天

劉大泉

劉含真

伽初

溟渤

趙和尚

蓮筏

貞尼

二氏之教儒者所黜然釋老有志始於魏收列仙有傳著於劉向蓋亦九流之一家博綜所不棄矣京畿山水靈異珠林玉觀輝映藪谷不有宗乘孰主宰是雖曰流宕過誕要其探精遣感靈效亦

視聽閔賅之林也志釋道

上古

廣成子古之仙人也居空桐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

太平廣記

一引神仙傳

按司馬彪注莊子云在今荊州盤山志云翁同山一名空同山在荊州城外五里

曰我聞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人民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時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載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履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

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
生慎女內閑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
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原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
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
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
來吾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
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
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
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
而我獨存乎

莊子
三

周

甘肅仙人也燕昭王好神仙之道甘肅臣事之爲王述昆臺登真

之事去嗜慾撤聲色無思無爲可以至道王行之既久

太平廣記二引仙傳

道有仙子來告曰西王母將降後一年王母果至

載補唐志自是入十五

王母三降於燕宮而昭王徇於攻取不能遵甘需澄淨之旨王母

亦不復至甘需曰王母所設之饌非人世所有玉酒金醴後期萬

祀王既嘗之自當得道矣但在虛凝純白保其遐齡耳甘需亦昇

天而去

仙傳拾遺

琴高者趙人以鼓琴爲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浮游冀州涿郡

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侯於

水旁

列仙傳設祠奉之神仙

果乘赤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

一月餘復入水去

列仙傳

漢

薊子訓母不夫而孕生子訓於薊遂以薊爲姓

薊州沈志按通志氏族略云薊氏

邑名在燕地神仙傳有子訓少嘗任州郡舉孝廉除郎中又從軍除駙馬都尉

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時惟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顏

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物也性好清澹

常閒居讀易作文皆有意義神仙傳建安中客在濟陰宛旬有神異

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悲號怨痛不可忍

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漢書方術傳後二十餘日

子訓往問之曰復思見否鄰曰小兒相命應不合成人死已積日

不能復思也子訓因出外抱兒還其家其家謂是死兒不敢受子

訓曰但取之無苦故是汝本兒也神仙傳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

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

但見衣被方乃信焉後漢書方術傳此兒遂得長成諸老人鬚髮畢白者

子訓乃與之對坐共語宿昔之間明旦皆黑矣神仙傳於是子訓流

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

後漢書方術傳

有年少與子訓鄰居爲太

學生諸貴人作計共呼太學生謂之曰子勤苦讀書欲規富貴但

召得子訓來使汝可不勞而得矣生許諾便歸事子訓洒掃供侍

左右數百日子訓知意謂生曰卿非學道焉能如此生尙諱之子

訓曰汝何不以實對妾爲虛飾吾己具知卿意諸貴人欲見我我

豈以一行之勞而使卿不獲榮位乎

神仙傳

乃駕驢車與生俱詣許

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

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叩之驢應聲奮起行

步如初卽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

後漢書方術傳

子訓

問曰誰欲見我生曰欲見先生者甚多不敢枉屈但知先生所至

當自來也子訓曰吾千里不倦豈惜寸步乎欲見者語之令各絕

賓客吾明日當詣各宅生如言告諸貴人各自絕客洒掃至時子

訓各來凡二十三家各有一子訓諸朝士各謂子訓先到其家明日至朝各問子訓何時到宅二十三人所見皆同時所服飾顏貌無異唯所言話隨主人意答乃不同也京師大驚異其神變如此諸貴人並欲詣子訓子訓謂生曰諸貴人謂我重瞳入采故欲見我今見我矣我亦無所能論道吾去矣適出門諸貴人冠蓋塞路而來生具言適去矣東陌上乘驟者是也

神仙傳

惟見白雲騰起從

且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從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蘄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

後漢書方術傳

子訓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陳公問遠近

行乎曰不復更還也陳公以葛布單衣一送之至時子訓乃死屍

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鉄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乃殯之棺中未得出棺中翕然作雷霆之音光照宅宇坐人頓伏良久視其棺蓋乃分裂飛於空中棺中無人但遺一隻履而已須臾聞陌上有人焉簫鼓之聲徑東而去乃不復見子訓去後陌上數十里芳香百餘日不歇也

神仙傳

陽翁伯盧龍人

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

案搜神記雍伯雄易人水經鮑邱水注引陽氏譜序言翁伯景王之後食

采陽樊春秋之未爰宅無終囚陽樊而易氏焉

事親以孝葬父母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

其上無水翁伯廬於墓側晝夜號慟神明感之出泉於其墓側因引水就官道以濟行人嘗有飲馬者以白石一升與之令翁伯種之當生美玉果生白璧長二尺者數雙一日忽有青童乘虛而至引翁伯至海上仙山謁羣仙曰此種玉陽翁伯也一仙人曰汝以孝於親神真所感昔以玉種與之汝果能種之汝當夫婦俱仙今

此官卽汝他日所居也天帝將巡省於此開禮玉十珏汝可致之
言訖使仙童與俱還翁伯以禮玉十珏以授仙童北平徐氏有女
翁伯欲求婚徐氏謂媒者曰得白璧一雙可矣翁伯以白璧五雙
遂壻徐氏數年雲龍下迎夫婦俱昇天今謂其所居爲玉田陽翁
伯仙去後子孫立大石柱於田中以紀其事

仙傳拾遺

茅君幽州人學道於齊二十年道成歸家父母見之大怒曰汝不
孝不親供養尋求妖妄流走四方欲咎之茅君長跪謝曰某受命
上天當應得道事不兩遂遠違供養雖日多無益今乃能使家門
平安父母壽考其道已成不可鞭辱恐非小故父怒不已操杖向
之適欲舉杖杖卽摧成數十段皆飛如弓激矢中壁壁穿中柱柱
陷父乃止茅君曰向所言正慮如此邂逅中傷人耳父曰汝言得
道能起死人否茅君曰死人罪重惡積不可得生橫傷短折卽可

起耳父使爲之有驗茅君弟在宦至二千石當之官鄉里送者數百人茅君亦在座乃曰余雖不作二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某月某日當之官賓客皆曰願奉送茅君曰願肯送誠君甚厚意但當空來不須有所損費吾當有以供待之至期賓客並至大作宴會皆青縑帳幄下鋪重白氍毹奇饌異果芬芳羅列妓女音樂金石俱奏聲震天地聞於數里隨從千餘人莫不醉飽及迎官來文官則朱衣素帶數百人武官則甲兵旌旗器仗耀日結營數里茅君與父母親族辭別乃登羽蓋車而去麾幡翁鬱騷虬駕虎飛禽翔獸躍覆其上流雲彩霞霏霏繞其左右去家十餘里忽然不見遠近爲之立廟奉事之茅君在帳中與人言語其出入或發人馬或化爲白鶴人有病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一一擲出還之歸破之若其中黃者病人當愈若有土者卽不愈常以此

爲候

太平廣記十
三引神仙傳

商居士三河縣人年七歲能通佛氏書里人異之後廬於三河縣西田中有佛書數百遍手卷目閱未嘗廢一日從而師者百輩往往獨遊城邑偕其行者聞居士每運支體壘然若戛玉之音聽者奇之或曰居士之骨真鑠骨也居士後年九十餘一日湯沐具冠帶悉召門弟子會食因告之曰吾年九十矣今旦暮且死汝當以火燼吾尸慎勿逆吾旨門弟子泣曰謹聽命是夕坐而卒後三日門弟子焚居士於野及視其骨支體通貫若紉綴之狀風一拂則纖韻徐引於是里人競施金錢建一塔以居士鑠骨瘞於塔中

太平

廣記一百一
引宣室志

宋

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人幼爲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

爲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
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資旛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
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
登葱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
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緣河西入月支
國禮拜佛肉髻骨及睹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
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旣空
曠唯資石密爲糧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資觀世音經未嘗暫廢
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卽有師子從林中
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恆河復值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
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役於南天竺隨
舶泛海達廣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於京師後不知所

終神僧
傳二

北魏

寇謙之字輔真自云寇恂十三世孫早好仙道服食餌藥歷年無效有成公興者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之常覲其媵見興形貌甚彊力作不倦請回賃興代已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梓田謙之樹下坐算興墾一發致勤時來看算謙之謂曰汝但力作何爲看此後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之曰先生何爲不懌謙之曰我學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先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服不測興之淺深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道豈能與興隱遁謙之欣然從之興乃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

之謙之食藥不復飢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住第
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爲疑
怪尋有人將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走興還問
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生未便得仙政可爲帝王師耳興事謙
之七年謂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日中應去興亡後先生幸爲沐
浴自當有人見迎興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日
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鉢及錫杖謙
之引入至興尸所興歎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有京兆
灊城人王胡兒叔父亡頗有靈異曾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
望見金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公興之館胡兒
怪而問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謫
爲寇謙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上達興乃仙者謫滿而去

至是謙之卒其未卒前一日忽言吾氣息不接腹中大痛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終須臾口中氣狀若煙雲上出窗中至天半乃消屍體引長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以後稍縮至斂量之長六尺於是弟子以爲尸解變化而去不死也

通鑑補一百二十五

五侯寺僧范陽人失其名誦法華爲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解葬

骸骨並枯唯舌不壞

法苑珠林

隋

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至十八乘驢至叔家叔睹其驢快將規害之持刀往見東牆下有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華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

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旁遂得
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
叔家見闡化深慚昔歿乃奉絹十匹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
法永斷毒心嘗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

預學徒聞皆儉素大有聲譽不測終年

法苑珠林七十九

僧名盧不知何許人

明僧南浦重修鎮海禪寺記

隋仁壽中

帝京景物略六

自江南造

一舟不設篙櫓任所之曰舟止吾止也至盧溝橋桑乾河分兩岔

處一岔通尸陀林

重修鎮海禪寺記

船至崖下止師遂崖居居數歲二童

子來曰大青小青願侍不去

帝京景物略六

盧納之祝髮爲沙彌日以粥

薪奉盧師饌供雖寒暑無怠時旱三年不雨樹枯井竭民甚憂之

重修鎮海禪寺記

所司微禱而者童子白師願施雨雨一方遂乘雲氣去

俄雨大注知大青小青乃龍也

帝京景物略六

田疇俱滿枯者榮憂者喜

百官稱頌皇情大悅遣大臣降香御駕往顧未及盧先知示現觀
音儀像身掛天衣瓔珞奇祥異瑞萬眾仰觀喜動龍顏賜盧師號
曰感應禪師

重修鎮海禪寺記

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於龍

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

青谿沒業

釋寶巖幽州人住京下仁覺寺守道自娛仁壽下勅召送舍利於
本州宏業寺卽元魏孝文之所造也舊號光林依峯帶澗面勢高
敞自開皇末舍利到前山恆傾搖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動自息
仁壽初歲天降剃刀三十三枚用甚鈇利而形制殊別今僧常用
以剃剪也又初造石函明如水鏡文同瑪瑙光似琉璃內外照徹
紫燄光起函外生紋如菩薩像及似眾仙禽獸師子林樹雜相非
一四月三日夜放大光明照天地有目皆見

續高僧錄

靖高俗姓張氏涿郡固安人十五出家神氣俊越及游漳南值高

齊之盛屢投明師咨諏幽奧後瑯琊王深加器重屬周武帝屏除
釋教遂南達江左時建業有天竺僧齋設舍二論至中國惟嵩獨
拔元心抗味茲典隋開皇十年北還自此撰攝論疏六卷雜心疏
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元義並傳於世煬帝屢詔
嵩終固辭門人問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不如物外沙門
名爲解脫如何反以事業累乎大業十年遭疾卒於彭城年七十
有八嵩性愛文史時製詩頌且工篆隸足爲世模

固安陳志

唐

靜琬法師里居姓氏不可考

幾輔仙釋志引冥報錄作知苑考之他書均作靜

琬與道天慶七年沙門志才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合

惟隋圖經作知泉寺僧靜琬今之冥報記亦出于太平廣記所引

或刊落數字

訛成知苑歟初北齊南岳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

帝京景物略發心造石字一切經藏封闕巖壑中以備法滅

神僧傳五靜琬承師

訓訪求名勝至涿州北白帶山

畿輔仙釋志

見其峰巒重秀乃鑿巖爲

石室卽摩四壁以寫經又取方石別更摩寫藏諸室內每一室滿

卽以石塞門鐵固之時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蕭瑀皇后弟也性

篤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絹千匹

冥報錄

及餘錢物以助成之

法苑珠林

珠林

十八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施故瑀得成功

冥報錄

大涅

槃經成是夜山吼生香樹三十餘本

畿輔仙釋志

瑀常以役匠旣多道

路奔奏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寢室而念木瓦難辦恐繁經

費未能起作忽一夜暴雨雷電震山

神僧傳五

明旦旣晴見山下有大

木松柏數千萬爲水所漂積於道次

冥報錄

山東少林木松柏尤希

法苑珠林

十八道俗驚駭不知來處

冥報錄

推尋踪跡遠自西山崩巖倒漂

送來於此於是遠近歎伏

法苑珠林

瑀乃使匠擇取其木餘皆分與

邑里邑里喜悅助造堂宇

神仙傳五

頃之畢成如其志焉

法苑珠林

十八瑀所

造經已滿七室矣貞觀十三年卒門人導公歿儀公繼焉儀公歿
邁公繼焉邁公歿法公繼焉自琬至法凡五代焉不絕其志

金石萃編

一百五十三

今香樹林之後琬公塔尙存焉

仙釋志

義淨字文明俗姓張氏范陽人年十五出家咸亨二年至番禺附
海舶經二十五年游三十餘國以武后證聖元年齋梵本經還河
洛敕任佛授寺先天二年卒年七十九

全唐文九百十四

夜光薊門人少聰敏好學雅尙浮屠氏遂爲僧居於本郡僅十年
盡通內典之奧又有沙門惠達者家甚富有金錢巨萬貪夜光之
學因與爲友是時元宗皇帝好神仙釋氏窮素名僧方士而夜光
迫於貧不得西去心常怏怏惠達知之因以錢七十萬資其行且
謂夜光曰師之學藝材用愚竊以爲無出於右者聖上拔天下英
俊吾子必將首出羣輩沐浴恩渥自此託跡緇徒爲明天子臣可

翹足而待也然當是時必有擁鱗子門幸无忘半面之舊夜光謝
曰幸師厚貺我得遂西上倘爲君之五品則以報師之惠矣夜光
至長安因賂九仙公主左右得以温泉命內臣選碩學僧十輩與
方士議論夜光在選演暢元奧發揮疑義羣僧無敢比者上奇其
辯詔賜錫印朱授拜四門博士日侍左右賜甲第泊金錢繪綵以
千數時號幸臣惠達遂自薊門入長安訪之夜光聞惠達至以爲
收債於己甚不憚惠達悟其旨因告去旣以北歸月餘夜光慮其
再來卽密書與薊門帥張廷珪近者惠達師至輦下誣毀公繕完
兵革將爲逆謀人亦頗有知者以公之忠天下莫不聞之積毀銷
金不可不戒廷珪驚怒卽召惠達鞭殺之後數日夜光忽見惠達
來庭中罵夜光曰我以七十萬錢資汝西上奈何遽相誣謗使我
冤死何負我之深也言訖遂躍而上摔拽夜光久之乃亡所見師

氏家僅咸見之其後數日夜光卒

宣室志

邊洞元者范陽女子

按廣輿記以邊洞元爲冀州棗強人

幼而高潔仁慈好善每霜

雪凝沍烏雀飢栖必求米穀以餵之歲月既深烏雀望而識之或飛鳴前導或翔舞後隨年十五白其父母願得入道父母未之許也既笄誓以不嫁奉養甘旨數年丁父母憂毀瘠不食幾至滅性服闋詣郡中女官請爲道士治機杼紡績晝夜不懈性亦好服餌往往爲藥所苦嘔逆吐痢至於疲劇亦無所怨一旦有老叟負布囊入觀賣藥衆問賣者何藥叟曰大還丹服之長生上仙叟面目黧黑形容枯槁行走偃僂衆笑曰旣服之長生何憔悴若此耶遂巡暴風雷雨衆驚悸稍稍散去叟曰此間有女道士好行陰德絕粒多年者何在或指其院以示之叟入院徑至洞元前曰此有還丹大藥能服之乎洞元驚喜延坐問藥須幾錢叟曰所值不多五

十萬金耳洞元曰窮窘無錢何以致藥叟曰勿憂子自幼及今四十年矣三十年來積聚五穀餉餉禽蟲以此計之不啻藥價也卽開囊示之藥丸青黑色大如梧子者二三斗令洞元自探之洞元所得三丸叟曰此丹服之易腸換血十五日後方得升天乃中品也又於衣裾中解一合子大如錢出少許藥如桃膠狀亦似桃香叟於井中汲水調此令吞之謂日子宜處臺閣之上七日可以升天當有天衣天樂來迎矣須叟兩齋叟不知所之於是洞元告人曰吾不欲居此願登門樓之上時樓猶扇鎖語未終已騰身而上矣一郡之內觀者如堵太守僚吏遠近之人皆禮謁焉洞元告衆曰中元日可來相別衆乃致齋大會七月十五日辰時天樂滿空紫雲蒼鬱繞觀樓衆仰見洞元升天幡旌羅列直南而去午時雲物方散太守具以奏聞是日已刻明皇居便殿忽聞異香紛郁

有青童四人導一女道士年可十六七進曰妾幽州女道士邊洞元也今日得道升天來辭陛下言訖冉冉而去乃詔問所部幽州亦驛騎馳奏與此符合勅其觀爲登仙觀樓曰紫雲樓命校書郎王端敬之爲碑以紀其事

壩城集
仙錄

李球燕人寶曆二年與其友劉生遊五臺山山有風穴遊人稍或誼呼及投物擊觸卽大風震發揭屋拔木必爲物害故登山之時互相戒勅不敢觸球至大穴口戲投巨石於穴中良久石聲方絕果有奔風迅發有一木如柱隨風飛出球性軒悍無所顧忌遂力拔其木却墮入穴中球爲木所載亦不得出良久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球入洞中齋內見二道士奕碁道士見球喜問球所修之道球素不知通修行之事默然無以爲對二仙實引者曰吾至道之要當授有骨相之士習道之人汝何妄引凡庸入吾

仙府耶速引去之因以一杯水遣令飲謂之曰汝雖凡流得睹吾洞府踐吾真境將亦有少道分矣所恨素不習道不可語汝修行之要耳但去苟有希生之心出世之志他日可復來也飲此神漿亦延年壽矣球飲水拜謝訖引者將球至向來洞側示以別路曰此山道家紫府洞也五峰之上皆籍四海奇寶以鎮峰頂亦如茅山洞鎮以安息金墉城之寶春山雜玉環水香瓊以固上真之宅此山東峰有離岳火球西峰有麗農瑤室南峰有洞光珠樹北峰有玉潤瓊芝中峰有自明之金環光之璧每積陰將散久暑將雨卽衆寶交光照灼巖嶺春曉秋旦則九色之氣屬天光輝燦乎雲表大帝命韓司少卿東方君與紫府先生統六年仙寮神王力士以鎮於此故謂神仙之府也洞有三門一徑西通崑崙一徑出此殿之下一向來風穴是洞之端門也皆有龍蛇守之先生有勅曰

有巨石投於洞門中吾柱者是世間將有得道之人受事於此卽使我引進我亦久遠學道當證仙品而積功之外口業不除以宿功所磨得守此洞穴之口後三百年亦當超昇矣以口業之故假此形耳我守先生之命適門投石中柱依教引子誠不知子戲投石耳然數百年來投石者少亦未嘗中柱神仙之官不易一至于亦將有所得於元妙之津矣此有北巖之徑可使子得速還人間因衣帶解藥三丸貫一槁枝之末謂球曰路側如見異物以藥指之不爲害此藥食之可以無病球持此藥行於洞中黑處藥有光如火數有巨蛇張口向球以藥指之伏不敢動因出洞門外古樹半朽洞欲湮塞球摧壤土朽樹久方得出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既失球子方執誣劉生疑害其父欲訟於官寺有大齋未得便去既見球還衆皆忻喜具話所見之異因以三丸藥與劉及子

各餌一丸乾符中進士司徒鐵與球相別三十餘年別時球年六十鬚已垂白於河東見球年九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事云服藥至今老而復壯性不食其子亦如三十歲許銳志修道與其子入王屋山去

太平廣記四十七引仙傳拾遺

石巨胡人也居幽州性好服食大麻中遇疾百餘日形體羸瘦而神氣不衰忽謂其子曰河橋有卜人可覲屈致問之子還云初無卜人但一老姥爾巨云正此可召子延之至舍巨卧堂前紙榻中姥徑造巨所言甚細密巨子在外聽之不聞良久姥去後數日但有白鶴從空中下穿巨紙榻入巨所和鳴食俄頃升空中化一白鶴飛去巨子往視之不復見巨子便隨鶴而去至城東大墩上見大白鶴數十相隨上天冉冉而滅長史李懷仙召其子問其事具答云然懷仙不信謂其子曰此是妖訛事必汝父得仙吾境內若

旱當爲致雨不雨殺汝子歸焚香上陳懷仙使金參軍齋酒脯至
巨宅致祭其日大雨遠近皆足懷仙以所求靈驗乃於巨宅立廟
歲時享祀焉

太平廣記四
十引廣異記

道宗俗姓田干牛將軍賓庭之後元和九年於燕庭金閣寺受戒
聞盤山寶積大師往詣參承大和二年屆盤頂居焉咸通七年化
緣時畢說偈靈脫常實繼道宗住上方感化稱伏虎禪師今有伏
虎峪在上方塔院

蘇州
沈志

存獎俗姓孔闕里裔孫也七歲時於盤山甘皇院依曉方剃落大
中五年具戒尋參臨濟爲侍者旣而徧歷諸方後告寂闍維得舍

利千餘粒

蘇州
沈志

隱峰禪師唐鄧人修真於天壽山山東北六十里曰銀山山最高
曰中峰懸索升之三四里上石欄供石佛隱峰道成于此山峰下

石巖隱峰晏坐處巖上石如臺爲隱峰說法臺嶺邊一松曲如攏
柳爲隱峰挂衣樹隱峰有妹與俱出家夕定巖下冥府攝隱峰鬼

詣隱峰前覓不得見而去

帝京景
物略入

末山尼開堂說法隱峰挾刃夜

試所守尼憚失志取其相服集衆曉之其徒立散

北夢
瑣言

隱峰參馬

祖得悟因遊五臺路出淮西屬官軍討吳元濟鋒方交隱峰擲錫
空中飛身而過兩軍齊見而譁後入金剛窟將示寂問衆曰諸方
遷化坐去卧去還有立化也無曰有還有倒立也無曰無師乃倒
立而化亭亭然衣亦順體斬斬然昇就茶毘不可動屹屹然其妹
咄曰兄生不循法律死更惑人推之而仆

帝京景
物略入

智嘉禪師玉田人也生而超異幼慕空宗恆誦妙法蓮花經洞究
厥旨又喜平治道途橋梁不憚勞苦師一日自歎曰吾太區區生
豈若遞跡煙霞以休心乎於是杖錫雲遊遍歷林壑將選勝地至

葛山之下睹茲有大乘氣象徘徊不忍去乃穴巖以居師一夕月下誦經俄有鍾聲自半山來師驚異曰地固無寺甯有此聞因尋聲而往才及半山腹見廢寺故基壞壁間有龍福院額石泉數處清淺可愛詰旦師結茅其上方半載忽夜有女子詣師作禮師問曰婆夷何來答曰某實非人薑所化也於此受諸苦惱不知紀極比者吾師誦讀聖教某一心聽受是諸苦惱悉得解脫且無以報德將令左右五里永絕薑毒言既而滅事果有驗由是遠近歸嚮布施恐後乃因舊址爲起殿廡俄成寶坊及師示寂居多名僧

金 卿雲勸妙葛山

重修龍福院記

寶積禪師行於市肆間見一人賣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筋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個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昇喪歌卽振鈴云紅日決定沈西去未委靈魂在那方幕

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踴躍舉似馬祖祖印可之後住盤山有十人上山九人得道之語普化乃其一也將順世告衆曰有人貌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貌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普化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世化諡疑寂

薊州沈志

普化和尚不知何處人師事盤山祥狂出言無度隨路行化或城市或塚墓隨處而往手執一鐸凡見人必振鐸或於人耳邊振之或附人背人而顧卽伸手曰乞我一文錢常於闐闐間搖鐸曰見過去處不可得一日入市對人曰乞捨我一個直裰人以衣與不顧搖鐸而去盤山僧臨濟知之使人將一棺付之普化笑曰臨濟那厮饒舌卽受之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次日郡人相率出城普化大聲曰今日葬不合青鳥明日南門去死明日人又往

南門普化又曰明日西門乃吉人意稍怠出視者漸少普化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往視揭棺看時屍已不見維聞空中鐸聲漸遠

蘇州

沈志

可止姓馬氏范陽房山人長近體律詩乾甯中賜紫後唐明宗令住持洛京長壽寺署號文智大師有三山集在中山節度王處直座詠白鶴時諸侯兼并王欲繼好息民故可止詩云不知誰會喃

喃語必向王前報太平

全唐詩話

鳳綱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草花以水漬泥封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未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神仙傳八

遼

劉元英字宗成號海螭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

陽人也

一云遷人遷史拾遺二十一
廣陵人燕地焉有廣陵此廣陽之訛耳

按原作燕地

以明經擢第

仕燕王劉守光爲相素志性命之說欽崇黃老

文安楊志

一日忽有道

人來謁元英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

稱正陽子元英請益道人爲演清淨無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

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于錢苦浮

圖之狀元英驚異之歎曰危哉道人日入居榮祿之場屢憂患之

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擊破爲二擲之遂辭而去

遼史拾遺

二十

元英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

文安楊志

翌早解印

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實

也後遇呂洞賓得金丹之秘旨自此往來終南太華間

遼史拾遺二十一

韜光隱曜莫測所以尙書郎李觀自言爲進士時往遊南岳過潭

州聖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奩持餠餃之具徑至問觀曰聞君將

之南岳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聲劉處士奉問先生曰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怒然驚歎曰吾不遇此命也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聲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于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

文安楊志

復結張無夢种放訪陳希夷先生爲方外友亦間

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煉別有還金丹篇行於世

遼史拾遺三十一

後隱代州之鳳凰山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跡一日于州壽甯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秉引筒碧眼奴攜著獨壺瘦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箇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總是仙家境醉卧松陰下閑遇

白雪嶺要去即便去直入形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襟書龜鶴齊
壽四字題云廣陵閑人劉某書至鳳凰山來儀觀亦自寫真飛白
清安福壽四字畫五星其所寫真幅巾黃衣右肩酒瓢左肩提布
襪破綻補之氣韻古淡人望之知爲有道者又嘗于成都青羊宮
潑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里壽甯至來儀僅兩舍西蜀
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
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爲鶴飛而冲天全真傳云十二月
二十四降世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元至元六年褒贈

海蟾靈明悟道真君

楊志

非濁字貞照俗姓張氏其先范陽人重熙初禮故守太師兼侍中
圓融國師爲師居無何嬰腳疾乃遷匿盤山敷謀於白叢蓋每晏
坐誦持常有山神敬持尋克痊八年冬有詔赴闕興宗皇帝賜以

紫衣十八年敕授上京管內都僧錄秩滿授燕京管內左衛僧錄
屬鼎駕上仙驛徵赴闕上以師受眷先朝乃思加崇祿大夫檢校
太保太尉次年加檢校太傅師搜訪闕章聿修睿典撰往生集二
十卷進呈上嘉贊久之親爲帙引尋命龕次入藏清甯六年春鑿
與幸燕回次花林師侍坐於殿面受燕京管內懺悔主菩薩戒師
明年二月設壇于本寺懺受之徒不可勝計九年四月示疾告終

于竹林寺卽以其年五月移窆于昌平縣

奉福寺清甯石幢記

釋常在

按遼史拾遺及武清志俱作常在而費坻舊志作常住燕山叢錄又作洪源今從拾遺

遼重熙間在

寶坻縣城南隅渠水之陰建彌陀佛舍結廬其旁持經侍佛

遼史拾遺

二十其心入道澹然居中後跌坐而化

武清吳志

夏臘七十餘

寶坻舊志

徒閻維之烈焰已絕身色如故

燕山叢錄

僧徒以其身立於佛側已而

髮再生焉踰月則削之後有女子以手捫其頂髮遂不生

遼史拾遺廿一

非覺俗姓劉氏析津良鄉人有大名聞車駕幸燕重師道德詔入
內說法特賜紫衣并賜號儀範大師示化大昊天寺歸葬甘泉普
濟寺

遼史拾遺
二十一

嚴慧大師名等偉俗姓李氏析津龐村人太康元年剃落禮儀範
大師爲師從師住慧濟寺受戒宜充三學殿主賜號嚴慧後示疾
而終茶毗舌根不燼如青蓮色

遼史拾遺
二十一

華嚴祖師法名義琛玉田李氏子幼喪母事繼母克盡孝年十二
卽辭家訪道遇高人傳清虛修鍊之術父訪覓令還家更習儒業
博通文史詩賦超羣遼壽昌五年試中甲薦名上不赴落髮爲僧
乾統初蒙恩得度後於栲栳磚興立小院精修淨業參訪受法前
後二百餘人遠近持供者無數後染末疾入定眼有紅光發於頂
面及臍上光照滿室咸以爲得道之驗今塔尙存人呼爲華嚴祖

師塔云

懷柔吳志

豆兒佛房山縣東萬壽寺僧日誦佛萬聲以豆紀其數久之每誦

一聲豆輒自躍過人目爲豆兒佛是時皇后浴於宮中澡豆忽躍

心悸有言及豆兒佛者迺出金錢建寺焉

析津日記

金

感禪師大安間屈於龍院喜其清幽而駐錫焉師又居仙洞及醴泉院卽今大靜寺是也常往來此三處道宗聞其名召至禁中延訪移晷仍賜紫方袍加號寂照大師師勞讓數四不獲已而受之退卽敝褐光而不耀奚鬻之人舊號難化師將入其部或患之師謂曰孔子不云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時院中有引辭法師及師之神足左錄大師圓亭皆得法眼因謂曰吾去後汝二人協力住持遠帝重師所居特勅有司山門林麓禁其樵蘇左

錄門人善初善元善定繼居之天慶間歲荒民飢寇盜充斥繙徒
逃難解散院宇爲之一空逮國朝華興削平禍亂慧日重光元風
復暢初等三人却返故山見其焚蕪之餘惟存瓦礫相顧悲泣因
謂曰先師嘗以此院傳付我輩不幸殘毀盍復修而崇起之乃共
請檀那數十百人告之曰夫教有時而廢亦有時而興汝等得脫
兵厄皆諸佛之所佑也今欲經營遺緒於意云何衆聞是語已皆
大歡喜踴躍讚歎於是富者施財貧者輸力期月工成斬斬一新
制度輪奐有加於初正隆左錄殊公亦久其處今在院同溫法師
者俗姓畢氏遵化人也自幼出家兩以讀經受具足戒都東施仁
關觀音院嘗請師爲宗主未及二載厭其塵囂徑歸舊院藁席陶
盂冀終老焉

金呂雲縣葛山
重修龍福院記

王處一甯海東牟人大定二十七年徵至燕京居天長觀帝問衛

生爲治對曰舍精以養神恭己以無爲雖廣成復生爲陛下言無

易此者世宗嘉之

姚燧牧菴集

承安丁巳處一受第三宣於六月二十

五日到都下天長觀七月初三日宣見賜座帝問清淨經解之次

問征北事師答曰戊午軍卽止後果應次問全真門戶師一一對

答帝深嘉歎流連抵暮方去翼日賜紫衣號體元大師仍差遣近

侍傳旨賜崇福修真二觀任便住每月給齋厨錢二百緡

日下舊聞引雲

光集

嚴安霸州文安人胡煌僕煌居莫金口家稍豐好義輕財嚴執役

二十八年恭謹有信煌待之如弟而嚴事煌如兄正隆五年春忽

把煌袂密曰兄將死又不以善終七十日後當雷震于市弟有一

術可救煌告於妻子皆憂莫知所爲後六十日叩嚴曰若果如

弟言大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嚴卽授以密呪曰可脫兄厄吾亦

從此逝矣及期至午煙霞岔興迅雷激電嚴引煌煌伏卓下急誦呪
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索移時方散煌煌得免而嚴不知
所往矣

文安
楊志

洪源順義人幼夢釋迦佛自天而降坐中堂授法華經源敬仰久
之而覺遂辭父母居西峰寺後挂錫靈岩院一日出遊卧沙灘側
有虎繞其身見者異之

畿輔唐志
六十八

元

長春真人姓耶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
也父業農世稱善門

輟耕錄
十

兒時有相者謂其異日當爲神仙宗伯

年十九爲全真學於甯海之崑崙山

續宏
簡錄

二十謁重陽王真人請

爲弟子

帝京景
物略三

重陽一見大器之

續宏
簡錄

重陽既逝真人乃遊秦隴

戢志礮溪

雲山
集

日乞一食行則一蓑人謂之蓑衣先生大定二十

八年徵赴京師官建菴於萬甯宮之西召見於長松島進瑠臺第一層曲脊遇至渥翌日遣中使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者十餘年矣至是取其一啗之重上賜也

甘水仙源錄

元太祖定燕京金主奔汴

丙子復召不起己卯居萊州時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

耕

十及太祖自奈曼命近臣徹伯爾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一日忽

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

元史列傳

翌日果至乃與弟子

十八人同往明年宿留山北先馳表謝拳拳以止殺爲勸又明年

趣使再至乃發撫州經數十國涉地萬餘里自崑崙歷四載始達

西域之雪山

續宏簡錄

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

姚燧長春宮碑

時上在

雪山之陽舍館定入見上勞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萬里而來

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御幄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

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

機耕錄九

處機每言

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爲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

爲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慾爲要元史帝大然之曰

天遣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史書其言又敕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

長春宮碑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道教耕十賜金

印章曰神仙符命噴虹筆記夜醮焚簡五鶴翔焉帝京景物略三太祖感雷震

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於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

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因天威明孝道以導有衆太祖善之續

錄帝問以長生之藥真人曰有衛生之經無長生之藥帝嘉其誠

雲山集太祖畋獵於東山馬踏處機請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

畋獵非宜太祖爲罷獵時國兵蹂踐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

無所逃命處機還燕使其徒持牒招來於戰伐之餘由是爲人奴

者得復爲良與濱死而得更生者毋慮二三萬人元史乙酉九月

初吉宣撫王公以熒惑犯尾宿主燕境災請師作醮處機禱之果

退舍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農不下種人以爲憂

長春真人西遊記

又爲旱

禱期以三日雨當名瑞應已而亦驗有旨改賜宮名曰長春且遣

使勞問制若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元史列傳

初真人自行在

歸道由宣德日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願將冀一言以爲福既

入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柱杖於窗戶牆壁上頓毀數處而

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完而必毀理勢然也吾不

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毀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

爾與爾子子孫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悅服

輟耕錄

六月

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岸北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

鼈盡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處機歎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

吾將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

元史列傳

明年其徒尹清和始以師入龕

葬于處順堂之後今都人正月十九致祭祠下游冶紛沓走馬蒲博謂之燕九節又曰燕邸相傳是日真人必來或化冠紳或化游

士冶女或化乞丐故羽士十百結團松下冀幸一遇之

帝京景物略

海雲名印簡山西甯遠人

帝京景物略四

俗姓宋氏

燕京慶壽寺海雲禪師碑記

七歲

入學受孝經之首章遽問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異之以見傳戒

顏公祝髮明年禮中觀沼公受戒修童子行

帝京景物略四

崇慶改元受

金朝衛紹王恩賜納具足戒時年始十一後三年從中觀寓嵐州

之廣惠寺己能陞座講演經文時天下凶儉人相食師竭力濟衆

宣宗聞之賜通元廣慧大師之號初甯遠城陷師與其師中觀皆

被執

碑記

元太祖遣使語太師國王曰卿言老長老小長老是告天

之人可好存濟自是天下稱小長老焉

帝京景物略四

及師在嵐州太師

國王復將兵至城下中觀慮城陷不免謂師曰吾老矣死亦爲宜

汝方妙齡求生路可也師泣曰死生有命今在危難之際豈忍棄師而獨求生况衲子家風又何有死生之可惑而亂於心乎中觀聞之喜曰汝心既定計汝緣當在北方吾亦與汝俱北矣中觀示寂師爲殯葬守其墳

碑記

一夕夢神速其行乃來燕夜宿松鋪巖下

擊火大悟年二十也至景州參本無元禪師元曰孟八郎又恁麼去也時中和老人章公住燕京之慶壽寺夢僧杖而入門踞獅子座是日師至中和以向上鍵鎚差別機智一一勘驗曰己到大安樂地

帝京景物略四

遂以衣鉢付之癸己丞相霞哩奉詔來燕謁師請訓

法名受戒師聞丞相以嚴爲治乃勸之以幽燕殘民遭罹變故正宜安輯丞相從之遂成善治至如胡土克大官人蝗災之問師對以官政民心共感之致問出獵對以救人爲急問刑賞對以仁恕爲心及使臣來謁師亦勸以慈悲安利衆生使臣雖不能悉從亦

重其教焉初孔聖之後襲封衍聖公元措自汴渡河復曲阜廟林

以祀師言于胡土克大官人曰孔子天生聖人襲封凡歷五十一

代有國者皆使之承襲祀事未之或闕大官人從其請使復襲爵

以繼祀事焉復言顏子孟子後及習周孔學者皆宜免差役勤復

其業從之凡與當世王侯論治民之道必以儒教爲先歲在丙申

朝廷差官選僧道丞相霞哩問之曰今奉聖旨試經不識字者令

還俗因言僧以悟爲第一豈與聘士同科丞相以是言白于大官

人奏間由是考試無復退落尋有詔聽僧道如故

日下舊聞辛丑考四十三

燕京普濟院僧衆舉寺以施於師曰此刹始立於金天會七年至

大定二年賜是名其地爽塏幽僻非師居之不可壬子春師薨衣

鉢命庵主覺久等戮力興修殿宇雄麗金碧輝映爲諸刹冠以師

之道號曰海雲賜爲寺額

元一統志

所著語錄曰雜毒海前後得其法

乳者十四人可庵朗公繼主慶壽寺事焉

帝京景物略四

萬松老人金元間僧兼備儒釋機辨無際自稱萬松野老人稱之

曰萬松老人居燕京從容菴楚材一見老人遂絕跡屏家廢餐寢

參學三年老人以湛然目之

帝京景物略四

其語楚材曰以儒治國以佛

治心楚材稱之謂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峭迷者失之識情臨

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昧者失之鹵莽曹洞之宗智者得之於

綿密愚者失之廉纖獨萬松老人全曹洞之血脉具雲門之善巧

備臨濟之機鋒誠宗門之大匠四海之所式範其傾心至矣老人

有萬壽語錄釋氏新問

涿水亭雜志

後以所評唱天童頌古三卷寄楚

材于西域阿里馬城曰從容錄自言著語出眼臨機不讓也

帝京景物

略又善撫琴嘗從楚材索琴界以永華殿春雷及種玉翁悲風譜

贈之

涿水亭雜志

善選師姓劉氏世居香河會仙鄉馬家里生於金大定十五年四月稍長出家于里中隆安寺禮真覺爲師博通華嚴妙旨聞燕京永慶寺正法藏大師通清涼國師義疏迺就習焉它日燕坐佛前聞雲版聲頓然開悟遂以空明自號元師伐金師轉徙平灤軍中僅得還燕憫忠崇國二寺已俱爲兵毀丞相雅克里等奉朝命徙各寺人匠中書令耶律楚材署疏請主憫忠寺尋之崇國寺行臺舒穆魯明安聘主賓集寺歲壬子五月庚子演說八關淨戒詰旦謂衆曰今日止得見汝等一度又明日留偈而逝

日下舊聞考五十二

張志敬不知何許人長春宮方丈西有堂曰萃元側有小樓積書萬卷真常李真人以鎖鑰付之志敬恣所窺覽大暢元旨中統三年制曰元門掌教真人張志敬自童子身著道士服志行修潔問學淹該甫逾不惑之年純作難能之事增光前輩垂法後人可賜

號光先體道誠明真人至元二年就長春宮設金籙大醮有羣鶴翔舞下掠壇墀去而復來者累日天子命詞臣作瑞應記刻之碑

甘水仙

源錄

志平字太和姓尹氏萊州人覲長春真人於栖霞觀執弟子禮又授易於郝太后己卯歲太祖遣劉仲祿徵長春真人主長春宮師爲勸行北上時從者十八人師爲之冠繼真人主長春宮尋葺大房山之眞陽觀更曰清和宮謂侍者曰我洒掃西堂吾將逝矣是夜曲肱而逝中統二年詔贈清和妙道廣化真人門人撮其著述曰葆光集

甘水仙源錄

米四字元禎安次人初業儒能通六經尤深於易遇異人授以仙術便志存山水元中統初舉人才以有司薦登進士高第不仕隱雲居山三十餘年元末歸家見一老嫗問曰此非米四故宅乎嫗

曰是也吾乃四之近鄰四去家百餘年田廬已盡其父母兄弟皆
吾家生死周卹之今存者已去此矣四曰吾卽米四也受汝厚恩
何以爲報昨檢天籙此地不數年後當遭兵燹母亟避之媪從其

言後果驗四去未知所終

東安李志

太元真人酈希誠媯川水峪人至元初闡教山左其師毛真人召
來燕遂至房山之懷玉鄉愛其巖壑剪荆闢棘叔隆陽宮居焉

涿州

吳志希誠居京師天寶宮見知憲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誠太

元真人領教事內出冠服以賜仍給紫衣三十襲賜其從者

元史列傳

年逾期願忽失所在先是嘗遊泰安州時值亢旱真人至岱岳觀
主謂之曰速迓雨具雨卽來矣隨於方壺之西面西北立以樓扇
蔽面默祝之忽有片雲從所向方陡起須臾布满天上雷鳴電掣
雨如翻盆又一日至岱之白龍潭東面西立默禱之水而有光如

盤漸如車輪舒張不止忽躍身環曲離水數尺而歿適有樵人樹

上窺見奔告州人真人卽還山云吳志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孫德

福統轄諸路眞大道改賜銀章又三傳至張志清其教益盛授演

教大宗師疑神冲妙元應眞人志清事親孝尤耐苦辛制行堅峻

東海珠牢山舊多虎志清結茅其上虎皆避徙然頗爲人害志清

曰是吾奪其所也遂去之後居臨汾地大震城郭廬舍摧壓死者

不可勝計獨志清所居裂爲二無少損續宏簡錄乃徧巡木石問聽呻

吟聲救活者甚衆元史列傳朝廷重其名給驛致之掌教事志清舍傳

徒步至京師深居簡出時人罕識其面續宏簡錄貴人達官來見率苦

病伏卧內不起至於道德縉紳先生則納履杖屨求見不以爲難

時人高其風元史列傳競爲圖以相傳焉續宏簡錄

張留孫守師漢信州貴溪人少時入龍虎山爲道士有道人相之

曰神仙宰相也至元十三年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遂留侍闕下世祖嘗親桐幃殿皇太子侍忽風雨暴至衆駭懼留孫禱之立止又嘗次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得疾危甚亟召留孫請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甲士導輦獸者臣所佩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帝后大悅卽命留孫爲天師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辭之上卿命尙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於兩京俾留孫居之專掌祠事十五年授元教宗師錫銀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尋復升江東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留孫待詔尙方因論黃老治道責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主衷及將以鄂勒哲爲相命留孫筮之

得同人之豫留孫曰同人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事也何吉如之願陛下勿疑及拜鄂勒哲天下果稱得賢相大德中加號元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學且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官階品俱第一武宗立召見賜坐升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尋又加特進進講老子推明謙讓之道及仁宗卽位猶恒誦其言且諭近臣曰累朝舊德僅餘張上卿爾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轉成贊化保運元教大宗師刻玉爲元教大宗師印以

賜

元史列傳

延祐七年七月命修醮事於崇真宮

元英宗紀

至治元年十二

月卒年七十四天祿元年追贈道祖神應真君

元史列傳

真常真人李居壽召起闕下特旨於率先坊創太一廣福萬壽宮中建齋壇繼太保劉秉忠種六丁神將歲給道衆粟帛有差

王傳秋詞

大全

至元十三年賜太一掌教宗師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月值元

長敕居壽祠醮奏赤章於天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問曰皇太子
春秋鼎盛宜參預國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爲言世祖喜曰行
將及之其後詔太子參決朝政庶事皆先啟後聞者蓋居壽爲之

先也

元史
列傳

定演姓王氏三河人七歲入大崇國寺事隆安和尚世祖賜號佛
性圓融崇教大師至元二十四年別賜地大都乃與門人協力興
建作大殿以像三聖樹高閣以庀諸經丈室廊廡齋厨僧舍悉皆
完美故崇國有南北寺焉時昊天宿德雄辨大師授以道宗刺血
金書戒本於是祝髮之徒萬計禮師自泣講席爲羯磨首師數蒙
聖恩嘗賜白玉觀音菩薩像臨終具湯沐淨髮與門人別怡然長
往舊制近郭禁火化師卒以闕上在春官特旨有司賻喪令於城
西南淨土院茶毘獲舍利數百粒葬魯敦之野起支提焉

趙孟頫
演公親

岳真人名德文涿州人

虞集道園學古錄

其母夢老人皓髮長身冠劍莊

偉告之曰我今當寄母家矣

萬縣沈志五

明日州人見西北有青氣自

天而下羣奔視之真人降生自幼不食酒肉長學道師事太元真

人得其祕至元中封崇元廣化真人丞相安童病真人往視之卽

涿州吳志

起矣大德初飛昇仙府遠近共見之始涿有童謠曰涿有八

岳父老莫之解也後真人爲真大道第八代師蓋其徵云

道園學古錄

師名行滿字萬山俗姓曾氏其先出東魯曾子後祖仕江右遂爲
太和人至元庚辰至仰山有會心處遂留薙髮禮澤菴爲師更今
名又參學四方雲門臨濟皆得其髓大德癸卯仰山學者請師歸
舊隱聲聞大振梵僧宣政使沙克嘉實哩功德司大使年札克策
喇寶相慕爲道友武宗在北邊下令施鈔萬貫造文殊菩薩像思

幸其寺施金百兩銀五百兩鈔六萬貫賜號佛慧鏡智普照大禪師勅尙方造織金龍錦緣僧伽大衣窮工極巧經歲乃成命有司作尊勝塔於東嶺及建明遠觀光二亭以備臨幸蓋棲隱寺始建於遼至師爲二十六代云

越孟頫滿禪師道行碑記

張道寬東安州人壯嬰危疾夜夢偉人授符咒諸法並告以結緣呼奴山旣寤惡疾皆愈訪至順州得呼奴山居焉無何疫癘大作寬依咒果實令病者食之立愈踵門謁者日千計大丞相東平王患瘍醫藥罔效召寬治之頓痊勞以殊禮爲構白雲觀後師事元逸真人張霞卿遂賜通口大師之號卒葬觀西其後居民病者禱之輒應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爭獻袍旛致賽云

懷柔吳志

元封普濟真人立廟呼奴山

密雲丁志

孫真人德瑛長春宮道士也延祐二年禮部尙書元明善代丞相

禱雨長春宮時旱甚德彖曰明日雨徵至須丞相上章自言憂民
報國之意小得雨尙書卽爲章往白丞相丞相病在卧內使人取
章入署名付還真人一見告尙書曰章觸婦人手且得罪甯敢望
而乎使人問丞相門下果然乃拜伏請罪久之退齋宮俟命夜半
真人曰上帝念民無辜賜之雨三日果雨三日

道園學古錄

高麗國僧名慧月者因禮文殊大士于五臺衲衣錫杖幽然脫俗
經房山縣西鄉里東峰古刹名曰小西天華嚴堂其堂并華嚴經
本等十二部皆石爲之蓋有年矣歲月綿延住僧雲至當摧經剝
者有之存基址焉慧月留止于此憫其石戶摧圯經本殘缺幸遇
資政院使資德大夫龍卜高公匠作院使大夫黨珠申公慧月拜
禮詳陳其事公等允其言布施淨財千餘緡命慧月施勞董工修
石戶經本不月餘而俱修至正改元夏五月初八日上石

房山王志

雲山禪師皇慶延祐間主教京師之大聖安寺時大皇太后以檀
州紅螺寺殿宇將圯賜鈔五萬緡命師修葺之師前後主教聖安
四十餘年至正中以年高歸隱紅螺山悉出累朝所賜珍玩易楮
幣重修大殿塑佛像金碧丹堊山谷改觀師辨博無礙禪寂之餘
存心治道每遇顧問卽以佛化合於王化者奏之甚被隆遇晉秩
榮祿大夫大司空佩一品銀章

懷柔
吳志

明

道衍字斯道長洲人

江南通志

本醫家子

明史列傳

幼名天僖父欲衍學醫

日兒不樂爲醫願學諸生求仕否則從佛學至正間削髮爲僧里

中妙智庵

吾學編十

己又不學佛而好讀兵書

廣名將傳

尙謀略

吾學編十

事道

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然時無知者獨里人王行識爲非
常人常游嵩山寺相者袁珙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

嗜殺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益自負

明史列傳

洪武四年詔取高僧會

病免八年詔僧通儒者官禮部試不得官賜僧服還山

吾學編十

還經

北固山懷古賦詩其儕宗泐見之曰此豈釋子語耶道衍笑不答

明史列傳十五年宗泐薦衍因往來南京

吾學編十

成祖封燕王道衍乘間

請謁曰大王骨相非常英武冠世今皇圖草昧東宮仁柔

廣名將傳若

蒙殿下不棄當奉上白帽子戴白帽子謂皇字也

靖難功臣錄

成祖已

稔知衍意亦欲得之

吾學編十

會高皇后崩帝命諸王與一高僧誦經

爲薦福

明史列傳

成祖遂乘機請道衍去

廣名將傳

至北平住慶壽寺

明史本傳

侍燕邸每夜夢與劉太保仲晦寤語

列朝詩集小傳

初憇文太子薨皇太

孫監國仁厚好文中外屬望惟成祖不平常懷窺覬而其陰謀發

自道衍帝崩太孫立削諸王

明史列傳

且至燕成祖懼甚因憶道衍

言而召之入卜道衍遂借卜而說曰主上猜聞宗室侵漁齊藩所

戮入囚首隸士伍者蓋五王矣大王先帝所最愛也且又仁明英武得士衆心主上所最忌也夫燕勝國之遺而北方雄鎮也其民習弓馬地饒棗栗若悉幽薊屬郡之材官良家子數甲可三十萬粟支十年大王之護衛精兵投石超距者又不一二萬鼓行定山東略河南此勢若建瓴而下誰能抗禦大王若不南然機已發欲高卧得耶旦暮匹夫耳臣竊謂大王卜之心與臣卜無異也

廣名將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

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

明史列傳

及朝廷責燕成祖遂召道衍

入便殿密議或歎息泣下道衍曰

廣名列傳

天之所興誰能廢之願厚

自愛

吾學編十

成祖因問師期道衍曰未也俟吾助至又問助者何人

曰吾師又數月乃請曰可矣成祖遂謀召張昺謝貴等宴設伏斬之遣張玉朱能攻克九門出祭纛見披髮而旌旗蔽天者問道衍

曰何神道衍曰嚮固言之吾師北方之將元武也成祖因披髮仗

劍應之兵初起

廣名將傳

暴風雨成祖意不悅問道衍對曰飛龍在天

從以風雨元吉

吾學編十

忽承運殿鴟吻墜地尤惡之對曰要換顏色

矣謂以黃易綠也

功臣錄

兵南行衍送道旁言江南有方孝孺者

吾學

編十殿下入京慎勿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

備遺錄

當是時太

子居守衍及郭資等日夜守禦輯拊兵民

吾學編十

其年十月成祖襲

大甯李景隆乘間圍北平道衍守禦甚固擊卻攻者夜縱壯士擊

傷南兵援師至內外合擊斬首無算景隆平安等先後敗遁成祖

圍濟南三月不克道衍馳書曰師老矣請班師乃還復攻東昌戰

敗亡大將張玉復還成祖意欲稍休道衍力趣之益募勇士敗盛

庸破房昭西水寨道衍語成祖毋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

必舉從之

明史列傳

成祖卽帝位授僧錄司左善世初成祖在藩邸所

接皆武人獨道衍定策起兵

明史葉列傳

及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

或旋或否戰守機事皆決于道衍道衍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

天下道衍力爲多論功以爲第一

明史列傳

立東官陞太子少師復姚

姓賜名廣孝

吾學編十

賜敕諭曰卿秉性篤實學行老成事朕藩邸積

有年歲朕蒞難之初卿侍左右謀謨弼贊裨益良多今建儲嗣簡

求賢輔以卿舊人特授太子少師

雙槐歲抄三

贈祖父如其官與語呼

少師而不名

明史列傳

合蓄髮再三終不肯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亦

不辭乃召還

廣名將傳

常居僧寺冠帶朝退衣緇衣

明史葉列傳

重修太祖

實錄廣孝爲監修

明史列傳

躬自校閱克勤其事嘗歸吳中以所賜金

帛悉散之宗族鄉人其生平樂善好施天性然也

舊聞攷引明道成祖御製集

闕門

明史葉列傳

見一酒帘書字奇偉問之爲里中少年所書召之至

喜愜遂以爲子

野獲編二十九

歸白于帝賜名繼使侍東宮讀書文華殿

明史葉
列傳 帝往來兩都出塞北征廣孝皆留輔太子於南五年四月

皇長孫出閣就學廣孝侍說書十六年三月入覲年八十有四矣

病甚不能朝乃居慶壽寺明史葉
列傳命從者曰天子且至頃之車駕臨

幸語甚歡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明史葉
列傳對曰出家人復何所戀

強之乃曰僧溥洽南洲在獄久矣卽日出之雙槐歲
抄三溥洽者建文

帝主錄僧也廣孝頓首謝明史葉
列傳至二十八日召詔諸門人告以

去期卽欽袂端坐而逝明成祖
御製集帝聞震悼明史葉
列傳輟視朝三日命

有司治喪葬追封榮國公諡恭靖贈以勲號明成祖
御製集官養子繼尙

寶少卿又召其弟姪二人賜賚遣還明史葉
列傳卜地西山鑿石建塔

四月六日發引靈輦飄灑法幢旋繞于以火之心舌與牙堅固不

壞得舍利皆五色六月十一月乃葬墓在房山縣東北四十里明
成

祖御
製集廣孝少好學工詩與王寶高啓楊孟載友善宋濂蘇伯衡亦

推獎之晚著道餘錄頗毀仙儒識者鄙焉其至長洲候同產姊姊

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逸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

見姊姊嘗之廣孝惘然洪熙元年加贈少師配享成祖廟廷嘉靖

九年明史列傳學士廖道南疏請革之上亦以廣孝釋氏之徒不當配

食乃撤廟主移祀於興隆寺日下書聞攷引明世廟議餘錄

全真道人邛元清燒亭雜錄二初從黃得禎出家洪武初以張三丰薦

爲五龍宮主持有司又以賢才薦御史野獲編三明太祖以二宮人賜

之邛度不能辭遂自宮燒亭雜錄二後轉太常寺卿封三代歿於京師

野獲編三今白雲觀後殿中觀其遺像白皙方頤黃冠羽衣儼然姬

也燒亭雜錄二京師正月燈市例以十八日收燈次日游白雲觀名爲

耍煙九意以爲火樹星橋甫收聲采而以煙火得名耳旣都下耆

舊云全真道人邛元清以是日就闍故名闍九野獲編三

道士某不知何許人洪武間鄗邑士子張聰與之遊嘗渡水無船
道士教聰閉目不覺而渡聰問已何時登第道士曰瓠蘆架上開
蓮花是其時也聰自揣必無售理永樂九年夏大雨河水泛溢平
地數尺後園瓠蘆架上漂藕節忽生蓮花聰見而喜是年果中鄉
試次年成進士聞者謂聰與仙遊至今稱其地爲仙莊在鄗縣西
十五里或曰道士卽張三丰人所呼張邈邈者

通州高志

周思得永樂中道士行靈官法知禍福文皇帝數試之無爽也至
招弭祓除神鬼示魁逆時雨禱災兵遠率疾維影響乃命祀王靈
官神於宮城西世傳靈官藤像文皇獲之東海崇禮朝夕對如賓
客所征必載及金河川昇不可動就禮而秘問之曰上帝有界止
此也成化初靈應愈著勅所司拓其宇曰大德顯靈宮

帝京景物略四

大國師雅爾朮羅密克華言智光號無隱姓王氏山東慶雲人年

十五移居北京吉祥法雲寺禮西天班迪達柔噶實哩國師傳天竺聲明記論授心印嘗侍師遊五臺諸山得睹文殊妙相太祖命譯其師班迪達四眾弟子菩薩戒奉使西域至天竺國及烏斯藏等處宣傳聖化眾皆感慕相隨入貢比還再往復率其眾來朝太祖念其勤勞擢僧錄司闡教尋陞善世俾迎大寶法王及還敷對多所見贊賜圖書國師冠金織袈裟禪衣諸物仁宗詔封爲圓融妙慧淨覺宏濟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命居大能仁寺宣宗教有司度僧百餘與之爲徒建大覺寺以佚其老上加封西天佛子卒年八十八說頌辭世云空空大覺中永斷去來蹤實體全無相合虛寂照同儼然坐化三日入龕又三日掩龕舉體柔和容貌如生荼毘之日大慈法王秉法炬甫置薪龕頂智火迸出五色光明化畢骨立皆金色舍利盈掬造塔葬於陽臺山仍建寺宇

賜名西竺其弟子分其舍利建塔寺於各處其大國師烏巴迪呢
雅實哩等建造灰塔於茶毘所告成之日賜名西域令其徒布達

實哩爲住持

日下舊聞
攷九十六

癡呆子姓陳氏邵武人學道武夷山遇至人李古岩徐守中授金
丹秘訣行持久遂有神通永樂間至房山隆陽官凡居民有禱輒
應終日如醉人稱曰癡呆子年既耄童顏兒齒步履如飛常懸鐵
牌於胸間以聖役雷霆宜德四年羽化先期沐浴更衣跌坐命其
徒崔璇琪曰吾返真矣空吾必待鶴至時年八十四越五日果有

羣鶴翔其庭有來鶴碑記其事

涿州
吳志

雷通以祖振世職家通州少落拓宣德間家蔗樓側設機織絹爲
業暑月卧蔗樓納涼夜半檐際偶語曰明日石橋北酒壚新張我
輩往飲取蓮花作下酒物通聞其語在空際異之明日迹至石橋

果有酒壚俄見四人持猪肝至索酒痛飲割猪肝生啖通意其爲
仙拜求度四人不顧飲啖自若通因請四人趨出先後躍入井中
通亦隨入井遂不知所之踰時忽歸持一鯉爲母壽而里人有在
金陵道中見其攜鯉者卽此日也妻鄭沒復歸持紙錢至墓焚化
尋又隱嘉靖間其裔孫霜家有道士持瓶踵門曰我雷通也時已
百年霜謂吾祖名通向傳仙去今果來卽出延之已失所在今雷
氏家譜稱嘉靖間勅封爲黑虎真人

通州高志

劉道符字信菴別號如幻大師江浦人母沈得異夢而娠遂不喜
茹葷及誕晝夜啼聲不歇人皆驚愕以爲異事方期月遂抱送於
比鄰接待寺爲沙彌啼聲乃止旣成童高額深目大頤方口儀表
端嚴眉宇森秀人相具足梵音清暢恒引羣兒聚沙爲塔釋禮矩
儀動如宿習人皆疑爲羅漢下生七歲依京城靈谷寺禮前堂慶

叟爲師昕夕瞻拜觀音懇求聰慧未幾復禮天童觀翁具威儀稟持範傳唯識大義通涅槃大旨時觀翁名振天下宜廟在潛邸每承顧問恩禮特隆宣德丙午召至京師館於慶壽丈室大師左右朝忝出入禁中翼翼勤慎終始如一丁未受度賜西服茜衣大師固讓不服常於文華殿楷書大字齋額上每俯案視之有高僧書法勝中書之弊又常設施食於內庭開法場於秘殿爲民請福敷衍瑜珈華梵上爲之改容坐聽擊節款賞以爲靈山勝會今古一時已酉飛錫江浙秉戒具乃言曰此行不達曹溪路永不回頭見故鄉旣而徧謁知識歷覽勝槩壬子還京會觀翁指明心要乃西遊五臺乃日一騎在眼空花徧界遂號如幻英廟聞其名召之一見天顏大悅呼爲鳳頭和尚尋陞僧錄講經先是京西馬鞍山寺修建思得至人以振宗風師知此寺乃遊普賢大師所建四衆受

戒之所謂然歎曰釋迦如來三千餘年道教幾乎泯絕吾既爲佛
之徒豈忍視其廢而不興耶乃往住茲山修葺一新景泰丙子夏
六月趺坐沐浴畢而更衣升堂別衆曰昔本不生今亦不滅雲散
長空碧天皓月端然而逝時雜晷月顏色如生異香馥郁茶毘得
舍利若干建塔於寺之南原尊本教也

曰下舊聞考一百五

尼呂氏陝人

耳

正統八年駕出紫荆關親征也先

帝京景物略五

尼送駕

告駕

耳

曰不利上怒叱武士交捶尼跌坐以逝及蒙塵虜營數數

見尼媿媿有所說時時授上餅餌駕返居南宮亦數數見之

帝京景物

略

後復辟念之封爲御妹建寺賜額

燕都遊覽志

曰順天保明寺或曰

隱也如云明保天順焉

帝京景物略五

人稱爲皇姑寺

耳

後殿祀姑肉身

趺坐愁容一媪也萬厯初年像未飾以金頂猶熱爾姑著繡帽製
自宮中殿懸天順手敕三道廊繪已巳北征之圖今寺尼皆髮裹

巾緇方袍男子揖

帝京景物略五

香林名無滄京師人俗姓鮑氏夫俞爲鋤工早亡臨訣時謂婦曰
吾賃工尙不給每減其口以養母今何能矣汝年小有貌請召婿
於此而贅養之何如婦不許曰吾以指力養不足取之吾家之稍
賸者諾而暝隣有惡少艷婦色強娶不得訟於官又不得謀壞其
操婦所居者爲西便門外之八里莊值燕九節俗聚男女於城西
白雲觀設祠陳百戲相傳是日耶真人來降當邀之婦騎驢從母
家歸徑觀前惡少望見遙指曰此仙姑也迺尾之人不之疑至月
壇惡少挾下驢使羣少健者力持之蜿蜒草間將蛻衣值慈壽寺
老官監從西山運石炭來車徑壇西救婦而訶之羣少散走宮監
乃詢婦所由彈指曰此終非久長事也去此保明寺爲天順皇帝
御妹薰修之所蓋姑捨髮而匿身焉婦從之遂爲尼初不識字不

習禮拜第挑菜擇米任雜作既而發願訟之佛前曰吾向食指力
自晝迄暝今曠手度日滋罪孽且居此何爲矣自今後請日習經
課禮拜一過持佛號萬聲夜卽趺坐勿令寐如是五年風穴僧有
知識者以朝臺來京企腳於萬壽之番經樓宮監延之設齋風穴
驟見尼呼尼與語頗有省既而少林國師請部印候旨天甯寺宮
監介尼見國師乃付衣焉天啟七年信國繼大統例番宮人出有
年大無家願爲尼者送保明於是雲還師以宮人落染拜尼爲師
居無何雲還謂保明嘈嘈自出所蓄金構園於寺北數里而迎師
其中虔事之以師號香林而香山又適在前名見香園既而雲還
亦刻苦有省師卽以少林所付衣付之師遂卒年三十有九康熙
己未雲還建師塔於園旁一塔則瘞其姑者方丈懸師象朱衣而
杖錫垂兩目趺坐面如瑩雪其眉臙間猶不失闕闕中色

毛大可
香林遺

禪師塔誌銘

崔志端宛平人習步虛聲音吐洪暢成化中傳奉歷官至太常寺少卿久之進卿宏治十七年擢禮部尚書仍掌寺事言官以志端羽流不宜清秩抗疏力爭帝曰先朝有之既擢用矣不聽綱目三編十七

任風子不知何許人能弈棋善導養成化中糊遊至東安去就不常不修容止類乞丐狀雪夜宿古廟中着粗布單衣汗流沾體色

人異之多與之遊一日拉伴於廣嚴寺看棋倏忽不見有人自城

外來者云任風子於京北山坡中已屍解矣

東安李志

尹山人燕人始祖時爲天慶觀道士懷一牒綴之羊皮久而尙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不櫛人呼爲尹蓬頭每卧踰月少五六日起居常不飯人饋之食亦不辭南京有宦者遣僕上病疏遇尹於端門告以疏已得旨午餐尹報宦曰今日端門前見使者君已得

告後僕遣覈問果合人聞而異之魏國公館尹於第嘗晝睡寤而語魏國曰適遊姑蘇洞庭山魏愕不信卽出袖中兩橘畀之其時南京尙未有洞庭橘也王守仁試禮闈落第卒業南雍從尹遊尹曰爾大聰明第筋骨脆難學我爾無長生分其竟以勲業顯哉守仁悵然後劉瑾潛圖不軌恐尹知之羅而戍之關右至戍所偶過

鉄鶴觀騎一鶴凌空去

續唐志
入十六

赤肚子不知何許人正德辛未入密雲城入豕圈與豕同眠無穢氣人皆異之後徙學宮傍又徙滕家巷居民簷下疊磚爲井踞坐以足頂尾間兩手握六指不放如勾問之則不言與之食則食不食葷酒不多食過午則不食與之衣則裂之與之貨則給僧以誦經赤身崩首覆以片氈祁寒盛暑弗侵也居民市鬻者與之輒多利競致之入人寢室如其家不避婦女有戲之者亦躍足昂首嬉

然而笑置囹圄中數日不食亦不死許內臣爲繪像京師及四方好事俱呼以仙嘉靖壬辰春夏大旱居民強令祈雨凡八日不食至五月十二日雨乃食十三日又雨人益異之

赤肚子傳

王禿子不知其名亦不知何許人嘉靖時寓於房山之元元觀鬚髮脫落人以禿子稱之行處惟持一茅藍中置敝垢殘布及一葫蘆盛酒終日酣醉邑人與之游或就飲則杯盤食物皆取辦茅藍中人咸異之忽別去寓邑北山村有惡少年數輩索其術不得捶之斃倒瘞之數年後邑人解俵馬至京師遇於市時嚴冬止著一破葛衫東方驚愕王邀東入肆飲飲畢曰有少許錢取以償酒乃走百步許入小巷內卽出負錢二緡付酒家忽不見人始知前乃尸解也又十餘年有人於易水山中草菴內見之

涿州吳志

李小仙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稱齒寡髮永樂初常詣固安彭

村彭源家丐食因爲牧羊呼爲小久嘗與羣兒嬉戲盡地爲限置
羊於中終日嚼草不敢出他異事類此且言未來事多奇中暇則
獨居一室瞑目靜攝不妄與人接一日謂源曰有刺事者來吾必
不累而家當爲具食以俟稍頃果至索其所習書皆兒童讀者因
趨踰入室仆地而卒源哀而葬之植木塚上烏雀不棲越數年源
隣人遇小仙於南郡蔬圃中摘一茄與之笑謂曰吾李小仙也彭
翁無恙乎爨所葬者予一履耳隣人歸語源啟棺視之果無一物
越嘉靖戊子李侯玦欲修縣志採訪異聞源家送小仙所撰四言
詩一帙有仲玉作志等語玦大驚曰是何神也仲玉玦字遍訪不

知所在

固安陳志

吳僧眞程

按燕都遊覽志及長安可遊記俱作程次甫

自雲棲來

帝京景物略四

飛錫京師駐

庵名吉祥剪除叢莽

長安可遊記

發古甃下得石幢一式如鐙臺旁銷

般若心經一部唐廣德二年少府裴監施朝請郎趙偃書

帝京景
物略四

按燕都遊覽志作唐代
宗時成紀郡夫人所造

若爲度生施食用者

燕都遊
覽志

適黃儀部

汝亨過其地以庵甫治而銚適出遂手書額稱石鑑庵焉程居此
無華飾朝梵夕唄二十餘年無懈日日無懈聲神衿縉素月八日

就此放生籠禽雀盆魚蝦筐螺蚌羅堂前僧作梵語數千相向縱

羽空飛孽者落屋上移時乃去水之類投皇城金水河中網罟笱

餌所希至今謂庵爲小雲棲云

帝京景
物略四

足克戡古爾西竺南邛土僧

按日下舊聞考云足克戡唐古特語
首飾古爾帳房也舊作左吉古魯今

譯東入中國初息天甯寺後過阜成門外二里溝帝京景
物略五見地勢

靈秀松茂張蓋遂憩息松下結跏趺坐耳環手鉢

王槐雙
林寺碑

紅闌衣

蒼紫面而虬髯古達摩相也

帝京景
物略五

曰吾西竺南印度方僧遊化

中國耳遂留守供其後一月不食

雙林
寺碑

默持陀羅尼呪畢長寺奏

之帝京景物略五聞於慈聖皇太后皇帝賜織金禪衣錢錠日齋萬僧仍

賜酥油燃燈師齋日滿期卽欲辭去曰此庵未足以綏佛聖建一

大寺奉三寶是吾之屬也寺前爲山門金剛鐘鼓二樓天王殿宇

中爲佛殿左右伽藍護法後爲方丈左右齋堂禪室兩側廚庫僧

房其後壘土石爲山高可丈餘上爲明陽洞左臺右榭羣卉叢萃

凡寺之所宜有者無不備雙林寺碑賜寺名西域雙林寺帝京景物略五

僧德寶號笑巖京師人錦衣世家吳氏子也披薙於都門之廣慧

寺師事了空宛平王志受法於玉泉明聰寺院志萬厯初居西城之柳巷

人罕知者一日有梵僧來參亞身翹袖作種種相師以拄杖畫字

隨方答之僧作禮騰空而去弟子問適來僧問何法師曰此阿羅

漢西天秘密語也泠然志其傳燈弟子則有天童磬山焉我

世祖章皇帝詔舉天下高僧如報恩自澄昂溪皆其法裔也宛平王志

誠意道人姓牛名斗熒萬厯間州庠生屢躋棘闈遇道士蒼髯童顏削一足授以詩曰萬劫千塵得此身幾回出後幾回新而今不向無生度更向何方問去津斗熒異之報弟子禮求度道士授九轉金鼎書斗熒晝夜參索久之有悟作詩云功名蓋世春來夢富貴驚人水上漚送黃冠出遊莫知所之後二十餘年有里人入洋遭風泊一島見一道人執一塵尾自稱誠意道人卽斗熒也寄書

訊其舊時同學云

通州高志

水齋名陽明故中山郡鹿氏子

水齋禪師傳

自孩幼好搏額天地

帝京景物

三鎮星甫周卽從剝落嗣法本郡慈氏太和座下墜修苦行八閱

暑霜自是三十餘年間

水齋禪師傳

行腳不襪不席

帝京景物略

普陀大士

峨眉普賢菩薩少林達摩祖師道場躬親頂禮往來五臺終南伏

牛斗山普行饒益

水齋禪師傳

曾跣行至五臺足膝血流不知痛

帝京景物

三 略 其在中臺古松和尚問師云空假中是甚麼師默然無對當體
全空頓見本來心地爲然指以謝復於普陀問大智禪師云如何
是生死答云生死原是大智師了然更然一指笑背八十一炷如
華嚴卷數乃去通天和尙者我眉老宿也問師西來意師云晴天
日頭出下雨地皮溼說破無生話只恐信不及又問識得麼師左
指天右指地不更下一語機緣旣投衣法旋授二十四代之燈囑
師重別蓋至是師復然一指通前而三矣最後來京師以水齋著
人號水齋師先期不食一再七然後呷水日數升以爲常水齋禪師傳
孝定皇太后聞而創寺居焉神宗賜額曰長椿並賜紫衣金頂凡
三帝京景物略三尋勅師齋內帑徧賜南海諸淨刹及欽建八十八佛道
場水齋禪師傳吉水鄒都憲南臯問十指今七那三指何處和尚曰十
指依然又曰老宿遍參所得何事曰是慈氏寺明陽崇禎甲戌歲

九月朔和尚端坐宣偈四句而示寂焉

帝京景物略三

三藏師陝人也幼事徧融大師

按日下舊聞考據碑云徧融卽三藏

終身一衲終身

未嘗寢多立少坐卽其休卧時主十刹海二十年終未飯長住一

顆日出乞食歸立鍾板側其乞也持珠佩一瓢未飯仰之旣飯覆

之翁媪孺子見其瓢仰曰師未飯爭飯之不入人家飯門外去今

一瓢一數珠猶掛巷中也紳衿敬問師直笑語如村師訓教村童

不少迴避一宦眷作禮問師喝曰女子夫朝貴人念佛家中也得

何得出見僧人那畔無家法在者畔無佛法在將回檀施去萬厯

甲寅師示寂茶毘竟一中貴言苦行和尚乃無舍利忽爆一粒着

其掌上神宗時帑施日出師定規止晨粥午飯典作白言米麥幸

多方便爲十方念佛子作朝時飯師曰米多不飽米少不散後神

宗升遐帑施不出方僧他寺散略盡而此十方給仍前也

帝京景物略一

虎皮仙狀貌豐偉顏色溫潤不知其何處人來剝披一虎皮冬月
鑿冰而浴屠沽市餅之家爭以物飲啗之是日獲利必倍郡人步
允遷童時虎皮仙摩其頂曰爾做我弟子勝於中進士允遷後果

登第

薊州沈志

紫柏大師萬曆二十九年自五臺來明因寺夜夢十六僧請挂瓶
鉢亭午有負巨軸售者軸十六貫休所畫羅漢也軸軸展視面面
若舊曾識夜請挂瓶鉢者僧俱是也師歎異購之各係以贖傳寺

中

帝京景
物略三

梵僧索諾木納木結能爲漢音詰其西來踐歷蹤由云其國名卓
哈近高昌出家法藏寺本周天元時甘露梵王剎東行九萬餘里
始達五臺山逢御馬監太監劉潤引至北京雙林寺住萬曆三十
年明肅皇太后命住萬壽菴又三年番經太監張貴引奏命住雙

林寺賜紫衣寶冠命西經厯掌壇教授中貴又賜織金禪衣金段

膳盒等物

六研齋
筆記

痴和尚不知何許人狀肥黑樸陋寡言似不解世事者人呼爲痴
天啟問寓塔院日乞食於市虛往實歸嘗以餘食授人人怪其易
得以難得者難之問不應一時遊僧流丐及飢寒殘病者咸取給
焉衣破衲冬夏赤腳行或問之曰恐蟲蟻當展而死每飯輒兼數
人食與之言或不答必出深至語令人省隱私處再叩則又支
吾誕謾矣里中羣兒窮極戲侮漠然如不覺平居閉目靜坐禮神
號不輟行亦不避風雨崇禎十六年忽辭衆適京師某寺坐化

高
志

明馥原籍荆溪遷居武清河西務建藏西園精通內典旁及經史
與楊村極樂院元震禪師有聞雲閣詩一時並稱所著有瀛西麓

芝禪師語錄及山堂詩話

武清吳志

陳祖通州邢家莊人俗名道安業農時淨空祖師卓錫薊之盤山行脚經其莊道安心竊慕之棄家隨入山參悟幾十年生精進心嘗晝夜裸體趺坐山崖供蚊蚋噬嚼旋坐化弟子爲立塔山下盤山李靖安以淨空爲開山祖以道安爲二代祖云

通州高志

乾峰明因寺僧念佛三十年都人無知者崇禎四年正月十六日乾峰曰燈夕也邀湖州章孝廉日炆茗飲飲次歎浮生者再呼童子歌中峰皮袋子歌歌竟立化年七十

帝京景物略三

懶道人京師人崇禎末每在東直門關王廟行止無定不言姓氏善觀氣色吉凶立驗錦衣衛指揮張同方甚敬信之二月中延飲與之弈因談禍福時京師晏然忽勸同方挈家南行同方曰再二年卽理刑矣奈何去之道人曰理刑未必受刑是實同方乃猶豫

不決又一月道人來辭同方曰老師云小子吉凶若何道人指飛
鴉示曰汝觀此鴉墜下立死同方曰此不祥兆也我得免否道人
曰四方八面俱是羅網貧道前言不信今救不得遂往東直門外
飄然而去同方止憂在朝犯事遂於衛堂告病乞假及城陷同方
與武職二百餘人悉斬於中吉門外道人之言始驗

明季北略
二十二

顯靈官道士朝承義工蹴踘肩背膺腹皆可代足兼應敵敵皆

給自弄可使踟繞身終日不墮

燕山叢錄

鍾了髻年百十四寓白雲觀其人短而鬣髮半白問何以壽曰不

娶不多飲不怒不識目

弇州山人稿

梅志仙檀州人戒行精嚴修道黑山三十餘年常神遊郡國所居
有柏樹已無根使其徒植之立見茂盛卧石間輒淡旬不食虎馴

繞之年九十餘坐化後時有人見於他郡縣云

密雲縣志

國朝

韓十洲通州人初以登瀛名補諸生善讀書工草隸不喜殺食力
參內典有訪道名山之志以父在不果崇禎十六年易道服告家
人曰南遊卽返自是莫知所向後州人於揚州遇之語以家事不
答子禹甸

國朝順治間令烏程罷官寓於吳適他往有子年十二戲門外一
道士操北音問曰爾父安在禹甸子惡其倨曰爾焉用知吾父道
士曰欲爾父一見我耳遂去禹甸歸其子以告窮其狀覩聲音實
十洲也大驚遍訪卒不得

通州
商志

通傑號漢萍漢陽人俗姓楊三歲嗣徐氏二十七禮衲剃落卽首
謁黃葉無念師不契乃入廬阜凌霄巖結節力究聞溪聲有省爰
徧參博幽無異雲門湛然諸禪師雲遊歷宇內凡吳魯燕晉靡所

不至其名公鉅卿留意禪宗者皆與爲方外友無何泛舟抵都門訪笑巖祖塔得於荆榛蒼莽中力爲整葺因寓京邸道風日著宰官居士及諸山名德請住京西翠微山勝水禪林是時師年五十有三矣順治辛丑將示寂冬至上堂有痛惜寸陰努力取辦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之語歲盡日安居無恙忽書偈語擲筆踟躕而逝

日下舊聞
考一百四

樸噶喇大阿羅漢尊者中天竺室羅筏人所謂王舍城者是也常居一室坐禪精於等韻以三十六字母通諸國語及鳥獸音風聲水響皆能測之每得人姓名配字音推測輒能知其心術行業賢愚高下徧遊天下歷十餘年順治五年至通州言天竺及所歷諸國風土甚悉或問如何爲道答曰平常心爲道八年西歸擇一僧年二十餘者偕行所遺有麻子茶飯食之可見性然惟心潔志專

者乃可惜入苟非其人則平日淫曠傲誕諸習無不自吐云

通州高志

老人選其名不知何來居東門裏城白衣巷自言一百八歲順治

十四年坐化

通州高志

任和尚逸其名永清馮家舖民也順治年於本村五蓮寺爲僧寺
久頹廢任募重修露坐村外誦經所寒酷暑未嘗稍歇鄉人與之
食則受不與食亦無所求或餓七八日誦經如故人以是異之康

熙五十四年寺始落成任年八十餘無疾而逝

永清周志

僧克念不知何許人行腳至州靜嘉寺習祛魔術晝夜不寐稍倦

即攀窗櫺或圍屏上作鳥伸狀康熙二年坐化

通州高志

宋道人不知何許人居京師正陽門外五道廟身不滿三尺日惟
跏趺坐目炯炯有光力極雄偉有人縋大繩道人握其端數十人
牽之不動毫末道人曳之數十人並仆於地粵西朱刺史寓京師

待銓朱固博雅且工導引術訪之道人口若懸河廿三史如指諸掌徵及呼吸頤養之法朱語多中肯道人日子亦非凡人期某日與會南西門外破廟中朱往道人先在談竟日天文地理兵法技擊劍術神仙娓娓數萬言不能悉紀及言歷代盛衰事道人日大戰棋盤街時曾親見之如目前事耳或以爲宋獻策或曰非也蝶借

外史
三

大懺禪師諱行敏不知何許人未辨姓氏聞師家居時夜夢梵僧指示遂出家緇染後徧訪知識始謁覺浪和尚於江左次參萬如老人於龍池未經一夏命居第一座晚抵燕都隱青塔者二十年終歲閉戶曾不知有門外事報緣已盡示寂於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十九日葬於城西之西村日下舊聞考九十九

智樸號拙菴張姓江南徐州人母王氏得異夢而生自幼穎異年

十五歲爲僧深禪機三十五歲至盤山結廬於青溝其地閒多虎

豹樵夫不敢入自智樸開山結茅之後惡獸潛踪人咸異之名遂

大振盤山向無志乘智樸編輯成書

荊州沈志

頗有體裁

居易錄十

咸稱爲

釋氏董狐又善詩

荊州沈志

山居詩有極似寒山子者其佳句如雪衲

經時補春薪帶雨燒青溝一派水紫葢萬重山閒心將白日隨意

斬青茅木蛇鱗甲異俊鶴羽毛青蒲團安養地秋色淨居天髮從

新處白天自舊來青竹窗來夜月茹屋隱春雲皆可誦

居易錄十

聖祖仁皇帝巡幸盤山曾令唱酬

荊州沈志

御書戶外一峰賜之

居易錄二

僧埽雲俗姓張名明章徽州人幼隨祖師奎令蜀中過青城峨眉

諸山飄然有雲外相年十五通經史忽棄去曰吾安用此爲潛心

內典生大覺悟遂祝髮徧遊名山入叙南登九皋陟匡廬歷齊魯

川三月二十二日三
及燕至沿水上悅玉泉瑩潔泉畔舊有關帝廟埽雲止其中改名
玉泉菴先是廟有僧獻廷守戒律甚嚴素不輕禮遊僧嘗曰瑜珈
妙法恐爲若輩所誤及見埽雲語大悅曰吾謂千古慧燈必不泯
也參埽雲爲師埽雲兼通詩畫曾見許於新城尙書王士禛州人
士爭敬禮之稱爲緇隱

通州高志

楊和尚不知何許人或曰蓋都中某巨室僕也號月泉人第呼之
曰和尚和尚精通甲青烏術挂錫邑東南錐山寺及鎮羅營廟所
在夜戶不扃有盜入輒迷不得去山中故多猛獸而廟中牲畜但
界以石子毫無損與同行相失於後忽相遇於前奇蹟多類此年
九十餘先期示寂時至果坐化城東門內承慈菴壁間畫梅並偈
其手筆也後其房圯而此壁巍然獨存

密雲
辭志

劉佩子不知何許人亦莫悉年歲有自幼至老遇之者狀貌不稍

改康熙初往來通州城市間里人咸識其面能談休咎或出隱語
事後皆奇驗性倨直使氣故爭呼爲侷子州人溫某年八十餘與
之值侷子曰君道袍可見惠矣溫瞿然翼日製袍以贈或詰溫溫
曰余成童時從父輩會於某彼在座目余曰此兒有壽余戲答曰
如過八十則以道袍贈今聞其言始憶及耳漢軍總兵王某客之
與講導引術王嘗欲郵書津門侷子請往踰宿而返王疑之侷子
曰有覆函在可驗又嘗偕里人遊西山從行者步皆輕捷移時而
至既登山衆苦腹餒侷子忽出鍋具以卵石貯之拾薪爲炊少頃
啟鍋謂衆曰熟矣令衆取食味如山藥衆以其異藏懷中及歸則
卵石如故後居七里橋關帝殿中或踰月不出或一日數出出亦
莫知所之常數日不食食則無數噉瓜立盡擔許市瓜者色沮令
偕還殿中所食瓜仍在還之冬月菜萎以口噓氣菜復生其奇異

類如此雍正元年逝去或以爲尸解云

通州高志

明乾字仁化號二慈甯波奉化馬氏子年二十三落彩於普陀法華洞明年於西湖昭慶律寺受具得度旋冒靜艮山門外報恩院由是徧參諸方道望日進雍正癸丑奉

世廟命嗣法無閔永覺禪師座下

賜紫衣及鉢杖如意

敕往西山法海寺主席十年

高宗皇帝嗣位頒賜如前

命住拈花寺歲辛未移住萬壽寺師遊方之外荷

兩朝恩遇爲珠林所未有閱七年以老病乞歸山蒙

恩得請卽前所居報恩院也歸三年而示寂壽六十五

頻羅菴遺集八

三和尚不知何許人雍正間祝髮寶坻城北宏福寺善學勇某家

延之守望自言少年爲盜誓不近女色不竊善長故生平未破案
後十八人同至關東夜盜一家牆甚峻躍而登推藝絕倫者一人
下杳無聲息又推其次如之次當至三和尚和尚素執一熟銅杖
杖首銜鍊長丈餘遂先投杖聞琅琅有聲疾掣練已削去半截刀
鋒稜稜羣盜懼如鳥獸散三和尚遂棄去爲僧洗心滌慮雖大戒
律不啻也夏夜宿某家廳事門不闔橫置二橙一闔腦後一闔足
根空其中斫斲如雷某家小公子輩戲以鐵杖擊其腹膨脹作皮
鼓聲目微張呵欠曰勿惡作劇斲聲又作矣某家有樓高數丈前
後有門令小公子面北立門中三和尚當面立曰汝面向南公子
轉身和尚已從樓脊躍而過又當其面俄頃之間已數十度飛鳥
騰猿遞其矯捷徧體傷痕鱗鱗撫以手膚內隱小鐵丸無數問之
笑不答臨示寂始言某走關東官兵合圍火伴數人悉就擒火槍

如雨伊身被數十創憤圍出每陰雨傷處輒隱隱作痛其徒間以

告人云

蝶階外
史二

劉翁通州人守鼓樓司撞鐘鐘以漏初下爲度杵一撞則獄囚收
禁不能轉劉憫之每酷暑遲撞四刻謂舒緩不至苦蚊蟹習耳持
此念行之數十年樓下有酒肆劉每見數人詣肆飲衣懸鶉貌奇
古異之付肆主錢數緡謂數人再來恣飲噉勿取值數人詢知其
人卽約共飲高睨大談所語率世外事不可解飲畢別去劉送之
郊外長跪曰某愚人然知數公皆仙願度爲弟子供洒掃數人相
顧笑曰子持念不忍有仙根遇我等能識亦有仙緣遂攜之去無
跡劉家有老母年近九十無以養家有積母啟之輒得錢米賴以
無凍餒逾年劉忽自至鬚之白者盡黑時隆冬持一桃餉母腐其
半母恚曰去年餘將持朱提來僅一腐桃何所用擲於地劉曰一

桃不易得兒獻此亦孝心母不食數也因自撮食之復叩辭去母
問返期日待牛市行舟兒當再至牛市者通州城內通衢也去後
遂不復來母死鄰人共葬之棺衾之費皆取諸櫝桃核棄院落中
後生桃樹結實極甘美居人售其實猶代爲上塚云

雙階外
史一

曹侖字超伯性倜儻豪俠好義不事家人生產千金一諾雖家資
屢耗弗恤也年四十八遊京師得橐籥訣學爲導引之術於報國
寺購得麻姑小像朝夕拜禮語言動止因若平時而神采丰儀自
是寢異閉戶清齋漸能知隔世事絕粒近百日力益健戲以掌抵
堂柱費瓦皆震嘗昏夜靜坐屏去燈燭張目出白光二道著壁間
頓成圓暈宛有美人在其中又能作法令人歌舞偶有天津劉客
至命之歌對曰不能少頃劉自踟躕作舞態而音調悠揚恍如素
善於歌者命之止則聲容頓息劉方悟向之爲其法之所使也將

卒預示期及期而逝芝貌玉肌鮮華朗映七日體猶溫人弗敢殮也逝之日有樵者遇諸野徜徉自適如閒遊狀越半載復有鄰人見其乘馬而過者人始疑其爲尸解云

武清吳志

李人天不知何許人居涿州之芳樹村與郝勲善授以熊經鳥伸之術閭人叩扉卽知其姓名人多異之每晨興埽地則是日必雨不雨則否鄉人習知之當耕作悉早起屬耳聞拂帚聲卽不理田事否則必往市覓工作率以是爲準因目爲神仙一日送一頭陀於韓村遂於路旁坐化時值鄭州廟會有人自廟歸者見李服常服持茅藍自北而南訊以何往曰往廟中計其日正坐化日也

吳志

大泉姓劉號月江父母以家貧子多捨之雲居寺爲僧一日吹簞弗諳衆偈笑之泉曰月江豈能爲伶人事耶挈衣鉢入鳳凰山中

誅茅居之歷二十餘年返雲居拜父母墓門訊親舊畢即閉關又
歷二千餘年州之富人楊讓邀泉至家供養不往爲讓論禍福甚
辨謂善則福不善則禍不在供養僧人也讓又問天堂地獄有無
泉笑曰天積氣耳地積土而浮乎水者也雖有堂獄亦無處着朱
子不云乎君子徇天理故日進於高明此天堂也小人徇人欲故
日流於污下此地獄也昔賢又嘗曰天堂無已有則君子登地獄
無已有則小人入人但求爲君子而已天堂地獄有無安用問哉

永州
吳志

劉舍真籍貫無考修煉於小直沽三官廟常於琳宮誦黃庭往來
觀者隱有祥光覆於其上行年六十二顏色如童一日徧辭檀越
趺坐靜室數日不食沐浴更衣書榻右云遁世和光了幻緣緣消
幻滅始超然清風邇界無遮障赫日當空照大千書罷風雨晦冥

端坐而逝

武清
吳志

僧伽初姓姜名濟字年二十餘始祝髮爲僧法名廣慈修持於報成寺多所繕葺繼從大鉢禪師雲遊五臺山杖錫攀躋蛇虺虎伏一日問師曰如何是兜率境師答曰一水投藍色千峰削玉青慈遂大悟後於隆相寺趺坐而化

武清
吳志

溟渤名超古武清人幼樸魯傭工於人好呼盧戲一旦忽悟披剃出遊師盤山大博遂證道妙出言真實不爲怪幻觀施一無所受往來遠近悉徒步創都門涿州海會西域二寺皈依者雲集辛未三月十九日起沐浴付法留偈而去

武清
蔡志

趙和尚法號天印通州人幼祝髮於六里屯嚴淨寺守戒行修持精進其講經傳戒能參法乘妙諦好利濟嘗施粥施棺及掩埋遺骸歷久不懈遇歲旱禱卽雨乾隆二十七年大旱天印不食四十

二日玉簪甫垂大雨隨降遂坐化塔在仁壽寺

通州高志

蓮筏長洲人爲萬壽寺住持十數年白髮清癯頗解禪理與章嘉國師論經典每至竟日國師深服其博通蓮謂人曰章嘉經典雖諳熟然未解阿羅漢道下乘學也詩饒有別趣與韓葑法式善唱和有虎溪三笑之風年七十餘尙輕健如故聞其圓寂前數日至鄭邸盤桓日七寶池邊已促吾行不復參謁王矣

嘯亭雜錄

貞尼者佚其名幼削髮於城西北隅之苾芻菴虔心奉佛恪守清規居人罕見其面年七十餘癯疾知不起乃召其俗家男女至菴而謂之曰凡人年自二十至四十血氣未定情欲之私有觸斯動予未獲明師洞窺上乘惟知堅忍自持每當情不自禁時輒用剪自刺晝夜痛楚妄念頓消以是幸能自保此後凡有女者慎勿使爲尼今之不肖僧尼比比皆是可爲炯鑒袒而示之背刀痕無數

見者莫不垂涕語畢而逝

平谷采
訪冊

華陽吳祖椿校